



山 雪 的 默 靜

著 趙 雲 威

大時代文藝叢書
商務印書館印行

臧雲遠著

靜
默
的
雪
山

商務印書館印行

靜默的雪山

第一詩章

一

老王牽着毛驢兒
走下了山坡，
走向那結了冰的小河，
冰上的窟窿又結了冰，
好像不歡迎他手裏的水桶，
爲什麼河面上這樣冷落
河水在冰罩子下面咕嚕咕嚕
好像在抱怨冰雪的封鎖，
毛驢兒低着頭站在河邊

難道是特爲來忍受寂寞？
太陽在天上也冷得難過
爬進雲彩裏藏躲，
只有冷風兒不管什麼，
到處吹，到處囉嗦。

二

叮玲叮玲的鈴鐺聲
打破了河邊的靜默，
又有三隻毛驢兒
馱着木箱子馱着飯鍋
馱着村長集合的銅鑼，
村長穿着皮襖哆嗦，
後面跟着他的老婆
臉上爲什麼沒有氣色？
爲什麼離開自己的老窩？

沒好沒歹地從小河上走過，
走到老王面前停住了腳：

「老王，你打水末！」

有人找我就說已經過了黃河。」

村長的話還沒說完，

回頭去望着自己的老伴：

「搬不動的石臼和磨盤

就叫老王給我們看管，

春耕時我們回來

晚些收他的租錢。」

這是什麼風

把村長吹得這末和善，

老王從根沒看見

村長的臉色會這樣好看。

老王呆在河邊

望着村長急急忙忙走遠，
村長婆像一個老母雞，
一搖一擺地跟在後面，
三隻毛驢兒駝着重擔，
好像是有點不耐煩，
又得提防村長的皮鞭，
在那滿堆着白雪的
山溝裏曲里拐彎，
同冰涼的鈴鐺聲一道兒，
他們消失了，
只剩下一堆一堆的雪山。

三

河邊又是這末冷靜，
只有又冷又看不見的風
像一個小偷兒鑽進心裏

連老王的破皮帽都不驚動。

老王呆在那兒

傻頭傻腦地想些什麼事情！

是想着村長走了

那要命的稅錢不再要命！

還是想多賣點力氣

在風裏雪裏爬上山頂，

讓背上的柴火盡量沉重，

生活的膽子在沉重裏減輕？

毛驢兒不管老王在想什麼

蹦蹦跳跳走上了山坡，

老王回頭看見了

趕緊提溜起木杓離開了小河

嚮——嚮——地也走上了山坡。（註一）

（註一）嚮嚮，趕牲口的聲音，叫驢兒停下或慢點。

四

老王望着自己的窯洞

是那樣黑股陰董，（註二）

好像是一個燒磚燒瓦的土窯

年長歲久的灶孔，

那在洞口走來走去的

不就是自己的老婆？

她整天忙着做活（註三）

從不知沒事兒坐坐，

晒晒太陽或唱唱山歌，

她的日子像一匹母牛

板着臉兒讓生命飛過，

從不問這是爲了什麼

做做活兒就是快樂。

那在窯洞旁打圈子的

不就是小虎子在那捱磨？
那樣小小的年紀小小的個
却什麼都懂得什麼都幫手幫腳，
像一棵青草長在沙漠
鮮嫩的生命抗着折磨。

（註二）北方俗語，嚴厲而整的意思。

（註三）北方俗語，作「」的意思。

五、

嚙下寒冷的土地
躺在白雪的下面，
那山坡上一層一層的白雪
壓着嫩綠的麥苗
不就是自己開闢的田地？
是誰叫荒山野坡長出莊稼，
誰把一點一滴的生命都埋在土下

同土地一道兒發芽，開花！
每年春天是誰領着牛兒耕種，
翻起土的波浪頂着春風，
牛兒哐哐地要歇歇腿兒，
他却一個勁的不肯放縱，
從天色發白耕到對面朦朧，
滿希望這年能不苦痛！
每年秋天是誰抱着希望抱着糧
一石一石放在別人的倉，
回家去望望空了的糧袋子
空了的飯鍋不能冒點熱氣，
望着西北風摸索着肚皮！
他臉上那純樸天真的笑
一年一年的消失了，
換上了陰沉的天空，
換上了天空的煩躁。

爲什麼三十年的心血和勤勞。
換不上一冬的溫暖，一家的飽！

六

年青時就像那條小河
只知道一路走一路唱歌，
太陽出來儘管是叫你幹活，
你幹得夠多了，累了，
它就望着你瘦長的影子
慢慢兒從西山下坡，
但有黑夜陪你歇歇，陪你睡覺，
夢也不做一個。
雖然小河裏有時也起起風波，
但那只一吓兒便無影無踪的飄過。
當冰雪軟塔塔在春風裏溶化，
山上的鳥兒叫着跳着呼喚着他；

當山上長出青青的草芽，

他便牽着牛兒羊兒到那兒玩耍；

當他趕集時背着掃把，

便掃掉別人家牆上的蛛網炕上的泥粃；

有一次他在廟會上看見了她，

他心裏第一次要說什麼話，

彷彿生命像木頭也能開花，

彷彿小老鼠兒才開了眼睛，

他說不出是快樂還是害怕。

牽着毛驢兒，帶着紅彩球，

到那老遠的山根下

把她接到了自己的家。

像山上一堆土，河裏的一把沙，

他從不想在世界上自己有多大，

吃苦受罪也不感覺自己是哪肥，

當他有了一個娃娃

那小小的生命也就像他，
在古古板板的日子裏
種下莊稼收了莊稼，
風兒雨兒還窖外催促着
把爛泥路留下把開花長草的路留下，
那小小的生命一天天長大。
他的日子像那條小河
沒有一點水花在呆板的石頭上流過。

七

那曾經是多末安靜的村莊
有什麼災難也不聲不響，
只有老牛叫喚已夠兒幫腔，
公雞按着時候啼噪，
天空看季候的眼色下雨下雪
隨着地球的轉動有一定的風向，

年月慢慢騰騰地從山谷裏流過
有誰拜訪這小小的村莊？

就是那一天那一天

平靜的生活變了臉

像靜靜的河水捲來了暴風，

村子裏來了鬼子兵，

是那樣兇惡那樣殘暴，

拿着槍拿着刺刀

像一羣野獸來到土窖，

把下蛋的雞耕田的牛都殺掉

用窗門木板來燒，烤，

毛驢兒賭着氣亂竄亂跑

槍聲在後面追着，

老王第一次那樣心跳

那樣眼巴巴望着黑夜來到，

桌椅板凳在火堆裏

啪啦啦地變成了灰燼，

白雪皚皚地變成水變成烟，哭滿，

火焰燒昏了十寒。

第二天鬼子兵跑了，

只剩下牛兒的骨頭雞兒的毛，

受了火傷的土窠

雪片兒輕輕地蓋一層白罩。

八

是他在風裏雪裏

找回自己的毛驢，

拿着自己做的掃把

打掃鬼子的污跡，

把地上牛兒雞兒的血洗去，洗乾淨，

把牆上燒裂了的縫兒再補上泥，

拾起沒燒完的木板

拼成鍋蓋釘成小板凳兒都不怕簡單，

他老婆却沒有他能幹

望着燒燬了的紡花機哭紅了眼，

他的娃兒什麼不管

只是要看土娃娃是否也遭難。

村裏的人怎末這樣熱呼呼

見了面不用打招呼

眼睛先說出內心的苦楚，

有的哭着叫着

用草蓆子捲起他什麼人的屍體，

有的跳着罵着

想起被殺的牛兒羊兒忍不住哭鬧，

有的呆在門口像一個木頭人

望着空了的窖洞沉痛地嘆氣。

像一陣暴雨過去了，
他們像那受了傷的山頂上的草，
心裏有氣在風裏搖搖
像吐出心裏的一大套牢騷。

九

老王和毛驢兒走到了土窰
把河裏的水往水缸裏倒，
小虎子跑來撈一塊冰
好涼呀放在嘴裏咬，
他老婆顛腳顛腳地滿地上跑，
生着了火又拿起水瓢。

趁太陽爬在雲彩縫裏還沒有落，
趁風兒在雪山上唱黃昏的歌，
趁砍柴的人爬下了雪山，